

國醫學院講義教材

——臨症實驗錄——

◀二卷▶



(3)

新國醫講義教材臨症實驗錄

火症類

余治一婦人患渾身倦怠，呵欠，口乾飲冷，一月不食，強之食數粒而已，有以血虛治之者，有以氣弱治之者，有知爲火而不治火之原者，用藥雜亂，愈治愈病，自夏至冬，覺微瘥，次年夏，諸病復作，甚於前，肌消骨露，始由人介紹，延余治之，余曰，此火症也，以梔子湯飲之，係用蜜浸梔子仁，炒黑研極細，用沙參二分，麥冬一錢，烏梅二個，煎湯沖梔子仁末服，二劑知飢而喜食，旬日氣體充實如常，再以常歸八分，川芎六分，生地三錢，酒炒白芍三錢，陳皮二錢，甘草一錢，酒黃芩四錢，枳殼一錢，青皮五分，大便秘結，加酒大黃五分，瘥愈，其夫曰，賤內之病，自處女時代至今二十載矣，百治不效，先生獨以火治何也，余曰，夫火與元氣不兩立，意倦者火耗其精神也，呵欠者火鬱而不伸也，口乾飲冷者火熾於上也，飲食不進者，火格於中也，肌消骨露者，火氣消燄也，不安煩燥者，火擾其神也，此理畧如是。

孫文錫稻香村經理，病頭痛胸背脹，飲食下咽卽吐，喘嗽不住口，痰濁如膿，大便秘結，余以二陳湯加竹茹，滑石，石膏，黃連，麥冬，丹皮，山梔子，甘草，貝母，枳殼，桑白皮，知母，當歸，生地，四劑瘥愈。

天津印務公司會計魏文誼，素好食滋補丸藥，久之致口燥舌乾，脣後作痛，神思不爽，飲食減少，



肉則瀉。余診之，六脈實大，作火症治，以知母，黃柏，梔子，黃連，赤芍，甘草，遂愈。

大直沽陳璽章夫人，素有痰火症，每遇經行，一日覺澀滯，二日即洶湧，三日大下如崩，昏暈幾絕，嘗善怒，發即咽喉乾燥，氣出如火，痰湧胸塞，不能轉舒，其平日辛燥之品，如陳枳，前朮，及川芎，香附之類，稍用即暈眩氣絕，不足以息，及寒涼稍過，即大便作泄，病作時，日食粥數十碗不覺飽，脈之左三部絃細而駛，右脈數而稍充，此血虛甚，故狂火偏旺，如此，而氣原非有餘也，此時養血，則血一時不能充，補氣則浮火無由熄，莫若分上下爲治，入人參於滋陰藥中，引陽入陰，以扶生氣之原，所以治其本也，再用清涼之藥，助陰抑陽，以制浮遊火邪，所以治其標也，遂用人參，二地，二冬，知柏，阿膠，杜仲，花粉，元參，黃芩，白芍，甘草，燈心，山梔，丹皮。

余治成衣匠李貴生夜間發熱，早晨退，五心煩熱無休，六脈沉數，曰此鬱火也，以四物湯加知柏，佐以乾薑少許調理而安。

利通汽車行主，施伯年，年四十因痰火太多，病腸下血糞肚痛，今痛自止，善嘔清水，食不下，宜清胃口之熱，遂用黃芩，甘草，茯神，陳皮，生地，連翹，而愈。

余治一錢商，性急而嗜烟，閱三日，五心發熱，咳嗽大作，百藥不愈，診之六脈俱洪火症也，莫非烟毒乎，其人亦悟，曰，吸烟則嗽甚，遂以麥冬，知母，梔子，花粉，黃芩，蘇子，甘草，薤仁，枇杷葉，

而愈。

嗣後其將紙烟漸戒，咳嗽永不再犯。

余治余減黃君，因酒肉過度，發熱，用青黛瓜蒌仁日飲數匙，三日愈。

余治一婦婦，正當壯年，每患頭痛腹疼，十指酸痛，心志紛紜，鼻息粗甚，診之其脈甚大，此症夾有遺思也，遂以涼膈散原方而愈。

李少安夫人病週身百節痛，又胸腹脹，目閉逆冷，手指青黑色，七日而昏沉，皆以爲不救，及余診之曰，此得之大怒，火起於肝，肝主筋，氣盛則爲火矣，又有痰相搏，故指甲青黑色，與柴胡，枳殼，芍藥，黃芩，黃連，瀉三焦火，明目而省，久服而愈。

福照旅館一旅客，因由驚恐而病發熱，心下不安，以南星，當歸，柴胡，黃芩，木通，紅花，煎湯沖硃砂，服數劑而安。

余之受業學員李志尊之父病風熱不解，其伯父亦係醫家，與余商議合診之，診其脈兩手俱伏，曰，此陽症已陰不治，伊欲用升麻湯之類升提之，余曰，此風熱之極，火盛則伏，非時疫也，升之則死，余主持用連翹涼膈之類二劑而解，調理而愈。

黃太太年四十餘，因行經遇事惱怒，又哭泣失飢，因而作戰，行步乏力，自汗，他醫用六君子湯加歸

審芍藥香附六劑，覺飽悶，加枳殼，汗作益甚，延余治之，曰，此邪熱症，其雖有自汗，亦非虛汗，總以清熱爲主，遂投大劑四物湯多用生地，更加黃連而愈。

燥症類

國術名家吳劍萍之子，出痘未大成漿，其殼甚薄，兩月後尙有落肉不脫者，一夕腹痛大叫而絕，經救甦醒，嗣後忽肚大無倫，延余治之，以大劑阿膠黃連二味，日進五六劑，三日後始得小水，五日後水道清利，臍收肚縮而愈，門人駭問，答曰，夫一身之氣，全關於肺清則氣行，肺濁則氣壅，肺主皮毛，痘不成漿，肺熱而津不行，殼著於肉名曰甲錯，甲錯者，多生肺癰，癰者壅也，豈非肺氣壅而然歟，腹痛叫絕，望之甚也，壅甚并水道亦閉，是以其氣橫於臍中，而小腸且爲突出，至於外腎弛長，尤其餘事耳，用黃連，阿膠清肺之熱，潤肺之燥，治其源也，氣行則塞自通，源清而流自清矣，緣病已極中之極，非單味多用，不足以取效，故立方而奏功甚捷耳。

師範生于得安，年十九歲，大腸燥結，不時脫肛，鼻中結塊不時出血，平日喜讀書，病由辛苦而得，每勞則發。久治不效，余診之，骨瘦如柴，面紅身熱，甚至手足近之如炙火，其脉細數，曰，此裏火燥之症，若破身太早，則成癆怯矣，宜急治之，戒厚味，節誦讀，則庶幾矣，用天冬半斤，麥冬半斤，生地半

斤，卽三才膏也，服一料其發甚稀，至三料而除根。

余治一工人，兩掌至秋，皮厚皴裂起白屑，內熱體倦，余曰，此肝脾血脈俱燥，故秋時而作，遂用加味逍遙飲加大劑生地而愈。

濕症類

余治一婦人肥胖，頭目眩暈，肢體麻木，腿足痿軟，自汗身重，其脈滑數，按之沉緩，余曰，此濕熱乘虛也，用加味逍遙散，加大劑羌活而愈。

一馬會騎馬師，病腿腫發熱，不能履地，他醫以爲腿癰延余診之，曰，非癰也，以補中益氣湯加羌活，防風，十日痊愈，乘馬來謝。

余治陳鏡齋先生患左膝腫痛，不能起止者半年，大便日瀉三次，脈之弦緊，後請余診之曰，此脾虛濕熱凝於經絡，流於下部，腫屬濕，痛屬火，用蒼朮，黃柏，薏苡爲君，澤瀉猪苓，五加皮爲臣，炙甘草，防風，桂枝爲佐，木通爲使，五劑痛減腫消，吐瀉亦止，後用蒼朮五加皮，薏苡仁，當歸，枸杞，杜仲，丹參，黃柏，烏藥，酒糊爲丸，調理月餘，步履如故。

余治一人風濕骨節掣痛，不能屈伸，遍身俱腫，前醫用麻黃湯發汗，汗大出而腫不退，余曰前醫之方

未嘗謬也，但宜微汗之，今過汗風去而腫不除，故不愈也，與胃苓湯數劑而瘳。理醫師李文成，患兩膝屈伸有聲，剝剝然，或以爲骨響，余曰，非也骨不戛，焉能鳴，此筋濕也，濕則筋急，有獨緩者，緩者不鳴，急者鳴也，遂用豬苓，茯苓，澤瀉，牛膝，薏苡米，茵陳，木通，蒼朮，白朮，連服十劑，病大減，而膝骨鳴響，仍未減，余曰，此尚有水，水去則自無聲矣，遂於原方加羌活一錢，而愈。

太平旅館住客朱伯濤，病久坐受濕，能飲酒，前曾便血，某醫用苦澀藥兜之，遂成腫，而肚足皆腫，口渴，中滿無力，脈濡而短，乃血爲濕氣所傷，法當行濕順氣，清熱化積，用滑石二錢五分，白朮二錢，木通一錢五分，葛根一錢，蒼朮一錢，蘇葉一錢，遂愈。

商會朱八先生患肚腫，因濕氣起，能飲酒，自五月左脇有塊，兩足時痛，遂用白朮，三稜，木通，陳皮，赤茯苓，海金沙，厚朴，甘草，肉桂，而愈。

高陽駐津布客王某，平常勤於飲酒，陰莖腎囊濕癢，服他醫滋陰藥不應，就余診之曰，前陰者肝經絡脈也，陰器縱挺而出，素有濕，繼以酒，爲濕熱合於下部，引而竭之，遂以龍胆瀉肝湯（方見以前講義），連進而愈。

廚役趙大，兩臂痠痛，曾服他醫託裏藥，日甚，後就余診，謂之曰，腫屬濕，痛屬火，此濕熱流注經絡也，用人參敗毒散加威靈仙，酒芥，南星數劑而愈。

又一婦人下體腫痛，亦與人參敗毒散加威靈仙，黃柏，蒼朮，數服痛減，更以四物湯加黃柏，紅花防已，蒼朮，澤瀉，遂痊瘰。

李公祠王某患腿痛筋攣，遍身酸軟，某外科醫生以爲瘡毒，用託裏藥不應，就診於余，謂之曰，此非瘡毒，乃濕熱爲患也，遂用人參敗毒散加蒼朮，黃柏，檳榔，木瓜，治之而愈。

余治一農人病身體痛而黃，喘滿頭痛，能飲食，大小便如常，診脈大而虛，鼻塞氣煩，此非濕熱宿穀相搏，此乃久眠於田野間頭中寒濕也，不宜用茵陳五苓散，昔仲景云，濕家病，身疼痛，發熱面黃而喘，頭痛鼻塞而煩，其脈大，自能飲食，腹中知無病，病在頭中寒濕，故鼻塞，納藥鼻中則愈，但仲景則用瓜蒂散主之，余因此憶及，遂用瓜蒂一味爲末，令聞鼻內，果然鼻內出黃水，病愈大半，再以人參敗毒散調治之，遂痊。

春夏之間，鄰寓數人，俱同病如傷寒，其人自汗出，肢體重痛，轉側難，小便利，余斷之，此名風濕，非傷寒也，蓋陰雨之後濕卑，或引飲過多，多有此症，但忌發汗，發汗則大誤矣，遂皆以五苓散治之，俱愈。

余戚王老叔之子，年十一歲，當六月中旬，暴雨方過，地水泛溢，因而戲水，衣服盡濕，母責之，至晚覺精神昏憤，怠惰嗜臥，次日病頭痛，身熱，腿脚沉重，其母婦人識短瞞其父暗請素稱乾姊之某女醫，

用發散之劑，並閉戶遮窗，覆以重被，以致苦熱不勝，遂發譫語，是夜汗至後半夜，濕透衣被，次日循衣撮空，該女醫又以承氣湯下之，下後言語漸不出，四肢不能收持，添加項強，手足瘳癱，抽急而攣，目左視而白睛多，及其父歸而見狀，急延余視之，具詳說前由，余診之曰，蓋傷濕而失於過汗也，當以補中益氣湯加白芍以救前女醫之誤，並重用白朮至兩餘，以除宿濕，竟痊愈。

消渴類

教會張更新君年四十餘，病消渴，舌上赤裂，飲水無度，小便數多，就余診之，曰，消之爲病，燥熱之氣勝也，內經云，熱淫所勝，佐以甘寒，若熱則氣傷，氣傷則無潤，折熱補氣非甘寒之劑不能，遂以人參，石膏，各二錢半，生甘草二錢，甘寒爲君，黃連五分，黃柏，知母，山梔各二錢半，苦寒瀉熱補水爲臣，以當歸，麥冬，各一錢五分，連翹，杏仁，各一錢，全蠍一個，甘辛寒和血潤燥爲佐，遂愈。

劉太太年逾三十常患消渴，善飢腳弱，小便白濁，脈皆細弱而緩，右脈尤弱，余曰，此脾瘕也，宜用甘溫助脾，甘寒潤燥，方用人參各錢半，麥冬白朮各一錢，白芍，天花粉各一錢二分，黃柏，知母各一錢，遂愈。

造胰公司經理年五十沉於酒色，忽患下消之證，一日夜小便二十餘起，清白而長，少須凝結如脂，色

有油光，醫治半年無效，腰膝以下軟弱，其身不起，飲食減半，神色大悴，後由余診之，六脈皆無力，內經云，脈至而從按之不鼓，法當溫補下焦，故此勞損之消渴異於普通也，遂爲之開一丸藥方計有熟地，鹿角膠，山萸肉，桑螵蛸，人參，茯苓，枸杞子，遠志，兔絲子，真山藥，益智仁，配成丸藥一料，不終劑而痊愈，或曰，凡消者多熱症也，今以溫補何哉，余曰，病由下元不足，無氣升騰於上，今大補下元，使陽氣充盛，口自不渴，故此渴與普通異也。

丹華火柴公司鄭運武君，不時發熱，日飲水數大壺，曾服某醫寒藥數劑，而渴益甚，形體日瘦，尺脈洪大而數，時或無力，余爲之解釋曰，候熱往來，是無火也，時作時止，是無水也，法當補腎，用六味地黃湯，竟愈。

市立小學教員趙連舫，病消中善食，日進餐多次不能敵其飢勢，夜間猶必進餐，惟食後即昏然而嗜睡，兼有遺精或時飲不悵，或日不飲一滴，自言勞心所致，前所服他醫藥皆安神補心，滋陰清火之劑，皆不效，察其聲音濁而多滯，其形雖肥盛而色蒼白，而肌肉綿軟，其脈洪滑而數，而按之却無根基，余曰，此乃腎氣不足，痰濕挾陰火，泛溢於中之象，遂先以大劑二陳湯，再以六味地黃丸而愈。

飯館廚師王某病渴，日飲水無數，不思多量食物者三月，請計於余，遂遵古法，生地二兩，木通一兩，黃芩一兩，蜜丸桐子大，每服三十丸，藥服竟而病痊，登門來謝。呂梯平君正月間驟發齒痛，十餘日而

愈，四月間焦勞過多，齒痛大作，至六七月間飲水益多，小便如注，而狀如膏濁，通身肌肉盡消，請診於余，用麥冬、盧根、生地、天冬、沙參、黃柏、牛膝、枸杞、五味子、萸肉，友人劉君病消渴後，渴少止，反加燥急，足膝痿弱，遂用白茯苓、覆盆子、黃連、瓜蒌仁、草薢、生地、元參、石斛，而愈，余論之曰，腎者胃之關也，胃熱下傳於腎，則關門大開，遂發急燥，其故在此。

痢疾類

一婦人痢疾，所下似血非血，色如濁酒，余用胃風湯愈，余之門生王君患痢，後重，其自恃知醫，遂大服枳殼檳榔之類過多，後重益甚，食少腹痛，向余道病狀，曰，此脾傷而虛寒，遂用大劑木香佐以六君子湯而愈。

余治鄰人朱老翁年七十餘，因飲白酒患痢，下淡血水，便後腹疼，小便不利，裏急後重，遂用西洋參、白朮、甘草、滑石、檳榔、木香、蒼朮、煎湯沖白蜜服之，愈。

富紳陳街長，年五十餘患痢膿血，腹痛，曾服諸藥未愈，余診之六脈微數，曰，此甘肥太過，未得常運動，內有積熱，嘗服酒蒸大黃一兩，其初尚猶疑，經再四引喻，始服之，逾日竟愈，余嘗言痢之爲病，氣閉於下，而火復迫之，是以腹痛暴急，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，其源又多由於暑濕，與瘡俱發於夏秋，惟

古人撰書著書立說，不審病病之所從來，而以五臟五行爲說，謂惟心可着火，其餘則均不可着火，此但足資辯論而已，豈能使後人效法哉。

朱述祥年二十五，經理保險生意，年少有爲敏銳過人，夏日構訟，奔走日中，暑濕合內鬱之火，而感痢疾，日夜百餘次，不能起牀，以粗紙鋪牀上，頓頓易置，但飲水而不進食，其痛甚厲，肛門如火烙，楊手擲足躁擾無寧，延余治之，曰，此證一團毒火，蘊結腸胃，其勢如焚，救焚須在頃刻，若二三日外，腸胃朽腐矣，乃用大黃生地各一兩佐以麥冬，花粉，丹皮，赤芍，甘草，痊愈。

余戚楊君秋間患痢，用西醫藥兩月不愈，余診之滑而有力，失下故也，用香，連，歸，芍，陳皮，枳殼，大黃，下積物頗多，再診其脈尚有力，仍用前方而加大量大黃，出積滯如魚腸者甚多，再調理而安。開灤礦務局高君病痢日數十次有餘，飲食不進，自購西藥瀉鹽服之，不效，余曰此破氣破血藥，治滯下當調氣，不當破氣，當和血，不當破血，遂以常歸，白芍，生地，黃芩，木香，黃柏，而愈。

一茶商暑月中出行，飲食失節，兼以暑熱，遂患滯下，途次無藥，歸家腹痛不已，曾遍延多醫，藥入口則痛愈甚，亦不思飲，余診之曰，此濕熱耳，其父曰別醫亦以濕熱治之，而轉劇，向索閱前醫方，俱係蒼朮，厚朴，黃連，枳殼，陳皮等，余曰謬誤也，此性溫而燥，善閉氣，故陰虛而滯下者忌之，遂令以滑石一兩爲細末，丹皮汁煮之，別以白芍五錢生甘草五錢，水煎合調而服，遂愈。

劉捷臣下野政客也，病痢，某醫以爲虧而用溫藥一劑，痢自止而濕熱無由而出，遍攻肢體骨筋間，以致項強目赤，肩臂腕膝足脛，俱發腫痛，不能轉側，遂用白芍，石斛，牛膝，木瓜，黃柏，苡仁，炙草，車前子，茯苓，而愈。

張某富翁也，平日嗜煙，二月間患寒熱原有痢疾，至是胸膈少腹無不痛楚，下痢紅白，其脈弦數，詢知其小便短赤，遂與生女貞，沙參，麥冬，川連，瓜蒌仁，白芍，甘草，黃芩，而愈。

夏季痢證，多是濕熱食積，初起宜分消其邪，但肌肉瘦弱白嗽，乃虛虧之體，且多性情畏藥，只宜少與勿過，余治某藝人即未敢峻攻，只以檳榔汁，炒黑山查，黃芩，黨製川朴，木香汁，麥芽，煎湯沖金銀花露，竟愈。

顧君余友也，善交際，一夕席間貪湯飲，嗣後腹中洩瀉白痢稀水，兼以平日酒客留濕，濕熱內蘊，腸胃凝積不爽，余曰，治君病大法，當用苦味堅陰，芳香理脾，遂用生茅朮，炒黃柏，炒地榆，豬苓，車前子，滑石，枳實焦內金，陳皮，而愈。

張誠敏先生陰虛發熱下痢赤白，至夜煩渴不寐，余爲之解釋曰，世患陰虛下痢者頗多，未有不發熱，不煩渴，不畏食，不見紅，不夜甚者，蓋陰氣內亡，勢必虛陽外擾，是以治陰虛之痢，涼血不可，攻積不可，補氣尤不可，惟清熱解毒，兼滋陰血，庶可痊愈，此乃宗仲景少陰例中，救熱存陰之法，遂用大劑白

頭翁，阿膠，生甘草，豬苓，少加黃連，而得愈。

外有時行疫痢一証，不定某年發生，多在夏末秋初，沿門闔境患此，其證大都發熱，頭痛口渴煩燥，下痢，溺澀，甚者一日夜百來次，或兼發斑疹，勢甚危迫，市醫多有妄指爲漏底，殊不知此是時氣使然，治法，當清熱解毒，表散爲急，如升麻，葛根，柴胡，黃連，黃芩之類，或熱甚渴甚，前藥中可加寒水石，更有別種兼症，以意加減，切忌下行，破氣，收澀，之品，如大黃，芒硝，烏梅，粟殼，等藥也，俱不宜用矣。

傷飲食類

余治日升齋鞋店陳君，勞後食紅柿數枚，又飲凉水數杯，又食熟麵數碗遂心腹大痛，診之脈沉微，乃寒熱相搏所致，乃以附子，乾薑，肉桂，枳實，山查，神曲，莪朮，香附，一服立止，後渾身發熱，又以小柴胡湯一劑而安。

馬遠程先生年五十五歲，以過食魚肉麵餅，心腹脹痛，因其平日又有宿寒，故病尤篤，余以良薑，肉桂，香附，丁香，加麝香一厘，共爲末，以溫酒送，數次痊愈。

稽核所汪松年君病傷食壯熱神昏，某醫以爲外感，大劑發散，其病益增，余診其脈洪實，望其舌苔甚厚，重按其胸，皺眉呼痛，余曰：此胸中停食，屢進發表，相去逕庭，無怪病增劇也，用小承氣湯連下數

次，神清熱退而安。

張聘三營經紀事業，因夏月食羊肉甚多，作渴煩燥，自以爲受暑，用涼水調六一散服之，燥煩益甚，延余治之急令以淡鹽湯吐之，得生肉碗許，再以二陳湯加草菓肉桂，厚朴，山查，調理而安。

沈先生患病愈未幾，因食饅頭牛肉等物，遂胸膈脹滿，痞塞不通，服藥旬餘不效，晡時更甚，大便閉結，凡，硝，黃，枳，朴，山查，麻仁，青皮，紅花，歸，地，芩，連，遍服而大便不通，余見此等前方曰，大病須以大方治之，若拘拘一二錢，力量輕薄，安能奏效，遂用元明粉，檳榔各五錢，枳實，生地，當歸，黃芩，用一兩，紅花三錢，另以山查一兩五煎湯代水煎藥，如是一劑，果夜半運動，響聲不絕，兩時許，下宿垢半桶，頓覺爽利，調理而痊。

吐血類

西門外富紳孫老先生，好武術，席間曾與人怒惱動氣，歸家後，覺腹中滿，惡寒發熱，嘔噦不止，次日面目皆黃，五心加熱，下午潮熱煩躁，口吐血塊，鼻亦衄血，其色黑紫，余診其脉左瀉右滑，滑主癰飲，瀉主有瘀血，所吐血塊皆瘀之證也，蓋人怒則傷肝，甚則嘔血矣，用當歸尾三錢，赤芍，丹皮各錢半，元胡索，桃仁各一錢，滑石，茜草各一錢，數劑痊愈。

余戚朱姓少婦，潮熱喘咳，經水澀少，每鬱則脘脹拒食，偶嘆辛熱，咯血，口乾，余診其脈弦滑澀少，蓋年齡甫笄，陰血未充，五火易動，因循不治，則成癆瘵矣，以六味地黃湯加黑梔子，黃芩，知母，麥冬，調理而安。

孫思源之公子在省立初中肄業，少年性急躁，素有痰火，曾得吐血，某醫用澀收之劑太早，致瘀血留滯經絡，血遂從口鼻而出，勢如湧泉，余診之脈象洪數，身熱而煩，又時當夏季，內外之火夾攻，非用釜底抽薪之法，難奪其上湧之勢，黑梔子，大生地，白茅根，黃芩，黑元參，滑石粉，茜草根，知母，當歸，生軍炭，炒枳殼，來服子，而愈。

羅和臣性急善怒，三月間患吐血，別醫以清藥止之，血止，而喉常有腥氣，至六月，某日，血從口鼻而出，延余診之，乃用黃芩，石膏，丹皮，犀角，麥冬，花粉，桃仁，紅花，梔子，生地，赤芍，至夜半連大便數次，稍下瘀血，次日脈靜神爽，調理而安。

吳志恒年十九歲，面色萎黃，形容憔悴，泄瀉浮腫，向有遺精之症，近來咳嗽痰中帶血，曾服他醫清涼之劑，血雖稍減，而發熱浮腫泄瀉更甚，此乃純粹虧損虛癆之症，既有泄瀉而以寒涼治之則誤矣，余乃以益肺開胃溫中健脾之劑，月餘便實，腫消，熱退，食進，後用六味地黃丸加知母，黃柏，麥冬，杜鵑，枸杞，杜仲，調理而愈。

鄭笑塵編輯，勞心太過，吐血有痰，喉間如梗，日晡煩熱，余診之，大脈兼數，惟左寸瀉而細，右關大而軟，此思慮傷脾也，以大劑歸脾湯加升參，麥冬，生地，十餘劑，病減七八成，兼服六味地黃丸兩月餘，遂不復發。

何立達，余之門徒也，其妹患吐血咳嗽，食減，便難，余診六脈兼數，左部尤甚，何生擬用四物湯加黃芩，知母，余曰四物湯中川芎辛竄，吐血不宜，黃芩，知母，吐血雖可用，然以令味食減脾虛，反相宜，乃與薏仁，玉竹，白芍，枸杞，麥冬，沙參，續斷，建蓮肉，百合，二十餘劑而痊。

孫乘樞患吐血，咳嗽發熱，飲食不思，怔忡不寐，健忘驚悸，肌肉漸減，肚臍有塊作痛，衆醫有用消痰理血者，有用滋陰清肺者，俱不效病益劇，余診其脈，左寸亢大，右關結滯，兩尺洪盛，面色白中泛紅，舌色淡黃，不燥不滑，證乃思慮傷脾，不能統血歸經，至其臍旁之塊，非瘀非痞，乃掉氣也，血盈則潤而軟，血少則燥而癢，凡鬱思傷脾者類多有之，以大劑歸脾湯竟痊。

一伶人，自幼年即體弱，加以年來晝夜勞力，不得概養，遂病吐血，發熱煩燥，更有白濁遺精，形體倦怠，飲食少思，余診其脈浮大而無力，以十全大補湯加麥冬，五味，痊愈。

余治一姬，吐血一大痰涎而仆，氣頻絕矣，竟以獨參湯灌之得生。

余治一婦人，月經不利，忽妄行嘔血，及另一男子飽食負重而吐血，均以四生丸治愈，四生丸即生荷